



剪燈新話

二

X
85
2

逍遙文庫
文庫 6
1087
2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二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誤者

令狐姓畢公高之後魏類封於令狐因以為氏也

剛直之士也生

而不信神靈

傲世放誕自以為得

有言及鬼神變化

幽冥果報之事

果報佛經疏善惡有業日果因業受生日報

必大言折之

所居隣近有烏老者

財

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為不

義凶惡著聞一夕病卒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

則曰吾歿之後家人廣為佛事多焚楮幣

古人祭必用幣帛後

世以紙錢代幣謂之楮幣

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誤聞之尤甚不忿



忿即噴字言甚怒不吐噴也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
分字忿同亦用俗下文字今史典供詞多有不忿語
亦甚
怒意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

而得全賄貨也以貨賄罪日賄貧者無貫而抵罪漢高紀約法三章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抵富也使各當其罪也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陌唐用陌錢法陌即百也又云八十為一陌也公私

隨處可通門幽閑錄張延賞判度又聞有冤獄公意欲平反一日視案上有帖云

奉錢二萬貫公怒悉收吏杖之次日於盥洗所又見一帖云奉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

門矣此不可回吾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

覆盆李白詩願借義皇景為人照覆盆抱貧者何

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容易甚早知善惡都

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

詩成朗吟數過朗吟高吟也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

狀貌猙獰猙獰亦惡也徑至其前曰徑直也地府奉追奉命追捕也

誤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

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須臾猶斯須也見大官府若世間臺

省之狀臺觀之四方高者五經要義天子有二臺自漢以來凡諫議風憲官府通稱臺省漢諱元

后父各禁字改禁為省一使將誤入門遙望殿上有王者被冕

提案而坐黃帝初作冕古大夫皆冕後世只以帝王冠稱冕一使挾誤伏於

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譔已至即聞王者厲
聲曰屬嚴也既讀儒書不知自檢敢為狂辭誑我官府
合付犁舌獄誑欺也犁舌獄拘侮法誑言之人以舌犁耕以苦之遂有鬼卒數
人牽捽令去捽持頭也譔大懼攀挽檻楯不得去楯亦檻也
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譔人間儒士無罪受刑皇
天有知也皇大也乞賜昭鑑見殿上有一綠袍東笏者號
稱明法稟於王曰稟告也此人好言言計攻毀人遠爾加
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
也供進也追罪人自進之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譔

前逼其供狀譔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
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
所作也譔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供曰下去聲廣韻行下也杜詩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伏以混淪一氣混淪猶混沌也言陰陽二氣初分

天地之形高下三才天地開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陽數起於二極

於九故謂之九天陰數起於二極於十故謂之十地天地之間則相去九萬里黃帝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亦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三才天地人也以體言則天地以用言則二儀也二儀謂之才才者用之著也故二儀與人謂之

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中古始肇多端自夏殷以

始也焚幣帛以通神誦經文以誦佛誦讀也於是

名山大澤名山祀典所載有各咸有靈焉古廟叢

祠亦多主者蓋以群生昏墊戰國策恒思有叢註

勝傳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狐鳴呼曰陳衆類

冥頑或長惡以不悛冥愚冥也頑左傳心不則或

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不孝於君親

下不睦於宗黨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門高而九

重莫知楚詞招魂虎豹守關啄害下人此地府深

而十殿是列立剗燒春磨之獄地府十殿佛經秦

獄所江王殿管鑊湯地獄宋帝王殿管寒水地獄

五官王殿管劓樹地獄閻摩王殿管拔舌地獄

成王殿管毒蛇地獄泰山王殿管剗確地獄平等

王殿管鉅解地獄都市王殿管鐵床地獄轉輪主

殿管黑闇地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佛經一切衆生十

獄剗割截也使為善者勸而益

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

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

大遺貧者入獄而受殃富者轉經而免罪佛經云

死者供佛轉經雖有宿世罪業得生天堂唐蘇仁

地府將驅入刀山獄以其曾受金剛經功德延壽五十年乃放還惟取傷弓之鳥

戰國策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魏王曰射可致此乎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瘡痛也鳴悲者失群也故聞絃音而下杜詩傷弓每漏吞舟

之魚前漢刑法網漏吞舟之魚蓋喻失刑於大罪也賞罰之條不宜如

是至如譏者三生賤士有二省郎夢至碧巖下老僧前香烟極微僧曰此檀越結願香烟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劍南安撫

巡官第二生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省郎洗然左悟又佛經過去未來現在為三生丁介窮儒左枝右梧史項籍傳諸將莫敢

柱為梧謂管枝也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亂塗長日抹即塗指批抹也盧仝詩塗抹詩書如老鴉薛逢值新進士前導者曰回避新郎君逢日莫

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蓋言我亦在時舉子也

不救命蹇時班

偶以不平而鳴韓退之送孟郊序物不得平則鳴遽獲多言之咎

悔噬臍而莫及左莊公六年若不早圖耻搖尾而

乞憐司馬遷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何則積威約之勑也退之書俛首帖耳搖尾乞憐非我之志也今蒙責其罪名逼其狀伏批龍

鱗批手擊之也唐魏徵傳批其逆鱗史記韓非傳批龍之為蟲可擾押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則必殺人探龍領豈敢求生莊子河上翁家貧其翁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得其珠者必遭其睡也料虎頭編虎

鬚固知受禍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言止

料

言止

料

此矣伏乞鑒之

王覽畢批曰批如令令狐譔持論頗正難以罪加乘

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

彰遺直左傳叔向仍命復追為老置之于獄役遣二

使送譔還家譔恨二使曰僕在入間以儒為業雖聞

地獄之事不以為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

觀亦不難但稟知刑曹錄事耳即引譔循西廊而行

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譔入白錄事

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帖簽押其文若篆籀不可識篆籀

周宣王史譔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巍黑雲

漲天守衛者甚眾皆牛頭鬼面青體紺髮紺深青色揚

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

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剝血剔心刺目剔

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刃剖其胸夜

鬼卒頭有二角舉體青色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各

為洗滌譔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此婦之夫

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定罪

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體也諸

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趙起未肯就者趙起

行不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籍離技雜譏又問其故

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

媯如輩食粟曰茹葷葷屬莊子顏故令化為異類出

力以報人尔最後至一處脫口誤國之門見數十人

坐鐵床上身具桎梏足械曰在手中械曰桎也以青石為枷厭之

二使拍一人示譏曰此即宋朝秦檜也謀害忠良湖

雜錄秦檜置岳飛於獄於東窓上插榻皮沉吟不決妻王氏問何故檜以告王氏曰豈不聞縛虎空容易縱

虎難擒計乃决雅既死有僧作詩譏檜自云家住東

南第一山檜令隸卒向立物色追之至一所官殿嚴

遂僧坐史事即作詩僧也問箇人答曰此地藏殿方

决陽間秦檜殺岳飛事須數卒引檜至荷鐵枷囚

首垢面見立呼曰傳與夫人東窓事犯矣檜迷誤

其主故受重罪其餘亦皆一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

革命書般革命夏命言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鷹

啄其髓骨肉糜爛至盡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佛

地藏菩薩慈憫一切衆生墮墜地獄受諸苦盡願

濟度每至地獄振六環錫杖獄門自開即以神水洒

諸受苦衆生因以業仍復本形此輩雖歷億萬劫日

風吹盡便成形軀世道日塵佛日不可出世矣譏觀畢求回二使送之

至家譔顧謂曰勞君相送無以為報二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爾譔亦大笑欠伸而覺欠伸呵欠乃一夢也及且扣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三更逝矣逝往也言死也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

台州今隸浙江布政司

粗小通書史以端午日

端午始也

月五日午時

入天台山採藥

山在台州天台县西道書云是山上應公口星周

回入八百里高三萬八千丈去天不遠路由桐溪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間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援葛始得平地上同行數人憚於涉有瓊樓玉關碧樹醴泉仙物畢具

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知

止日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

興公名綽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

示范榮期云卿賦擲地作金石聲也

曰赤城霞起而建標

赤城山名入天台山者先由

赤城山為道山色皆赤狀似晨霞亦謂之霞城也標木末也言建其高標也

瀑布泉流而

界道

瀑布亦山名是天台之西十用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即雪崖也界道猶分派也

誠

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木進無敢

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

躊躇行不進貌

忽澗水中有巨獸

流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

琳宮道觀

遂沿澗而行

沿從流而下也

不里餘至一街口以巨石

梵宇佛寺

為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
古朴氣質淳厚石田茅屋竹戶荆扉犬吠鷄鳴來麻
掩映儼然一村庄也見逸至驚焉問曰客何為者焉得
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
漠然無延接之意漠然無顧念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
扶藜而前藜即今落藜草也大而為樹則可以為杖漢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杖杖頭出火用以照面向問姓名我疑是太乙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自稱太
學陶上舍太學國子監上舍監生中選者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
狼之所嗥豺亦狼屬狗足長尾白頰色黃體細瘦故謂之豺棘嗥咆也鮑照賦風嗥雨嘯皆見

晨晨魑魅之所遊魑魅周禮註人面鬼身四足日又晚

矣若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見溺不援乃邀逸歸

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

未聞有此村庄也敢問上舍輦感眉避

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

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於此矣卜居上其宅居也

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

理宗名昀丁酉嘉熙元年既長寓名太學居率履齋宋初置太學于西嘉熙元年七齋日觀化貫道務本累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加置

二齋日節性經德以講周易為眾所推度宗朝度宗立禮共二十齋

改名兩冠堂試國子監稱祭酒廳事日祭酒堂每歲

上于禮部一登省薦禮部稱南省宋時侍郎掌試頁

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天子當晨起早作而

在崩殯故凡臣子之心猶謂官車晚出也太后臨朝太后姓謝氏

渡江時事大變嗣君名顯度宗子改元德祐之歲則

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難去聲

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

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架屋而

息寒往暑來日居月諸詩綠衣註但見花開為春葉

脫為秋全用陶淵明桃源記一句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

也逸曰

今天子聖神文武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文

繼元啓運混一華夏書虞典蠻夷猾夏註

國號

大明太歲在闕逢攝提格闕逢歲在甲寅也攝提格歲在寅也改元洪

武之七載也洪武元年戊申上舍曰噫吾正知有宋不知有

元安知今日為

大明之世也願客為我略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

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臨安即杭州

以為部陞為臨安府德祐二年二宮遷北高宗南幸遂

元伯顏入臨安遷三宮北行是歲廣王名是帝焘凡焘至元上即位於海

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謚端宗益王名是端宗母弟

夫等奉昂立子繼立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

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宗奄有南北逮至正

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

丁未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

上于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涕鼻已而山

空夜靜萬籟寂然逸宿於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潔

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明日殺雞為黍論語子路

人殺雞為黍以瓦盆盛松醪飲逸謝敷日山家松醪

舍自製金縷詞一闕音央唐李錡妻杜秋娘自製歌

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

人因以為歌詞闕終也樂一終日闕前漢樂志首天

關歌以侑觴曰侑勸

夢覺黃梁熟夢黃梁見水宮錄惟人間曲吹別調甚艱新

局侏僕人間歌曲別調如一片殘山并剌水一片

一局其子翻覆無定也

也杜詩刺水滄江破殘山福右閱刺水引江作幾

池殘山假山也喻天地間只是刺水殘山而已

度英雄爭鹿幾度幾番也草之精華者為英獸之

共逐之註鹿將羣者為雄韓信傳秦失其鹿天下

喻君道也算到了誰榮誰辱白髮書生羞

耐久差較也猶少許也耐忍也言忍向林間嘯傲

山間宿王弘常携竹簾石枕於林泉耕綠野飯黃

犢莊子百里奚飯○市朝遷變成陵谷許渾詩水

朝變詩十月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問東風舊家燕子飛歸誰屋劉

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

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詩意金陵懷古作

也王王導謝謝安也王謝晉之名族風流冠于江

左今皆滅亡只有舊時堂前之燕飛入于百姓之

廬室矣詩話多言王謝烏衣國事非是蓋陶生感

懷托問東風以舊家巢燕今歸誰屋追傷之甚也

前度劉郎今尚在劉禹錫元和十四年自朗州召

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

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

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謫十四年復入為主客郎

重遊玄都觀桃花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

搖春風耳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

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玄都觀

葵盈目

兔葵菜名似葵而葉小若藜有毛燕麥即

辛薦勝也看花雖曰福而實云禍也

但兔麥燕

不帶看花之福

楊萬里詩

感國亡而世尚存也

後之謫去再召也亦一番他新進以此托物寓懷

蓋陶生以劉郎自况也

看花福蓋陶生自言逃世入山不為時

看花福蓋陶生自言逃世入山不為時

辛薦勝也看花雖曰福而實云禍也

葵盈目

兔葵菜名似葵而葉小若藜有毛燕麥即

辛薦勝也看花雖曰福而實云禍也

但兔麥燕

不帶看花之福

楊萬里詩

感國亡而世尚存也

後之謫去再召也亦一番他新進以此托物寓懷

蓋陶生以劉郎自况也

看花福蓋陶生自言逃世入山不為時

也蓋陶生因逸始聞宋羊胛光陰容易過羊胛

仍想故都為墟借用劉琨詩羊胛光陰容易過兩胛

間唐書北狄骨利君翰海上畫長夜短日入煎羊胛熟東方已明嘆浮生待足何

時足莊子其生也若浮宋人詩謀生待足何時足何時足樽有酒且相

屬蘇軾賦舉袍樽而相屬

歌罷復與逸話前宋舊事疊疊不厭疊疊不厭乃言寶

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皇易為舉首

文天祥廬陵人仕宋為小保封信國公匡山之敗彼

執至燕京見殺元學士王磐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

義臣忠兩得之宋忠臣無慮數十人而此其優者也

賈似道當國造第于葛嶺賈似道理宗賈貴妃之兄當國用事威權日盛嘗

於葛嶺起第以為宴遊之所時襄陽見圍朝夕且

降似道坐於葛嶺取官人媚尼有美色者淫

樂縱遊葛嶺在杭州西湖上因葛仙得名當時有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

獻孔雀二孔雀文禽羅州山中多有之雌者尾短無

擇置尾之地士人取尾者持刀於叢草之間置之圃

伺過忽斷其尾顧見之則金翠無光彩矣

中見其馴擾可愛即除其人為本郡守襄陽之圍襄陽

廣布政司嶽湖呂文煥募人以蠲書告急於朝咸亨四年元兵

來圍襄陽文煥守城六年捍禦備至蠲書告急於朝

似道雖遣高達等赴援道不通達等不用命文煥乃

華元夜登子反床以病告曰亡在朝夕而師相方且

鋪張太平迷惑主聽一旦虜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

亦安得久有此富貴耶遂扼吭而死漢劉敬傳振天

謝堂乃太后之姪理宗皇后謝氏姪子也殷富無比嘗夜宴客

設水晶簾燒沉香火以徑尺碼碯盤盛大珠四顆瑪瑙

寶石也如馬腦大珠即照夜珠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誦樂語

優人伶優之人也樂語猶今致語之辭有黃金七寶酒甕重十數斤即

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夢天傾東南一人擎之

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三已而一日墜地例有一人

捧之而奔覺而徧訪于朝得一人焉厥狀極肖肖似也

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陸秀夫楚

州益城人端宗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奉衛王是共立為帝及匡山之

敗知事不濟乃先驅妻江萬里去國江萬里南康都

子下海即負帝同遁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擎輦不忍捨去城門既闔皆宿

于野賈似道出督御白銀鎧即今水真珠馬鞍千里

馬二一馱督府之印督府猶今一載制書并隨軍賞

格制書皇帝宣命之書猶今勅以黃帕覆之都民罷

書隨軍賞格軍門行賞條格

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

中謀而不斷陳宜中温州末嘉人端宗即位為左丞相奉帝航海及淺灣之敗宜中之占城

求兵遂家鉉翁節而不通帝朝為樞密院事以折請

使如元被拘聞宋亡哭泣不食元世祖投官張世傑

勇而不果張世傑涿州范陽人少從張柔仕元犯罪

去欲求趙氏立之遇颶風仰天呼曰李庭芝智而不

達李庭芝隨州人仕宋制置兩淮首應勤王宋其最

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歷歷可聽歷歷猶夜

也是夕逸又宿焉明且告歸上舍復為古風一篇以

餞行曰

祖而舍較飲酒其側日餞漢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系以為行神也祖祭因饗飲也

建炎南渡多翻覆

宋高宗名構初封康王質于此元徽欽北狩構南奔渡江至應

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晉元紀有泥馬逃來御黃屋

章謫曰五馬南渡一馬化為龍泥馬逃來御黃屋

康王南歸元人後悔追之路憊崔府君廟因倦假寐忽有欠喝云速起上馬追兵至矣康王告以無

馬其人曰已借馬矣幸疾速如鞭康王起而環顧

果有匹馬跳身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馬僵不

付他人

後漢史論曰世祖能光復舊物莊子云天下大物高宗付天下於胡元而無復有過

江南自作龜茲國

龜茲國在西夷齊穆提婆曰假使國家盡

河之志詩

意及之

先黃河以南猶可憐行酒兩青衣金粘罕逼徽欽

可作龜茲國北行晉紀劉駘虜懷愍二帝著青衣軍前行酒宋邵雍與人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其言果驗

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城中寒月照五國城在二里徽宗葬於此云徽宗崩於均州士人焚戶置

石坑中以爲燈油先是徽宗隨術士林靈素遊月

官見宋太祖與金太祖奉天帝勅圍塞賭天下宋祖不勝甚有憂色又遇張天覺言陛下向丑旺城

忍寒受餓六時天黃龍塞上朔風吹黃龍塞契丹

覺死已數年矣東窓計就通和好秦檜

近女真地朔風北風也朔鄂王賜死斬王老岳飛湯陰人志存恢復

忠報吐四字混背高宗賜精忠旗以旌異焉大業

垂成秦檜恐和議不遂構罪殺之後追封鄂王諡

武穆韓世忠延安人大敗金人爲中興名將不

主和議以忤秦檜解職家居追封鄂王諡忠武酒

中不見劉四廂劉錡成紀人建炎間爲四廂兵馬

高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呵之湖上須尋宋

五嫂宋五嫂即大嫂西湖竹枝詞高宋徙杭時宋

大嫂進魚羹於湖上張兩詩光堯內禪罷兵

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累世內禪罷兵宗

光宗寧宗三十八十餘年稱太平度皇晏駕已劍遠

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湖上鼎成有龍垂髯下迎帝

乃騎昇天隨其寫百姓抱弓而號因名曰烏號又

史記黃帝葬於橋山空賈相出師知鼓驚中樂節

胡人卷蘆葉吹之曹景宗詩携家避世逃空谷西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望端門捧頭哭李樂傳端門四星太微正南門毀車故天子殿南門謂之端門

殺馬斷來蹤後漢馮良為尉迎督郵慨然耻在

成婚遺風彷彿朱陳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民俗

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涉險來相

訪問舊頻扶九節杖漢武帝登少室山見一女子

變太匆忙忽本作匆二游旗州里所建物是人非

愈怙悵也感君為我暫相留野藪山散備獻酬

君到人間煩致語今遇昇平樂安處昇平指聖相

逢不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挿一竹

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推飲饌率家僮輩賁

往訪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豐草喬林喬上疎絕

無蹤跡往來于樵蹊牧往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嶺猿

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未

西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
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歟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延祐元仁宗年號初末嘉即今温州府隸滕生名穆年二

十六美風調善吟咏調循致也為衆所推許素聞臨安

府杭州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

鄉書赴薦鄉書鄉舉之書也至則僑居湧金門外僑居旅寓

金門杭州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南高峯北高峯

北各里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湖即西湖在府

城西周二十里山川秀茂景物華麗自唐以來為東

南遊賞勝處舊稱西湖十景日平湖秋月蘇堤春曉

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插雲剡梵語以寺為刹靈

隱寺在武林山天竺寺有上中下三天竺俱有府城

西淨慈寺在西湖上寶石寺未詳所在疑或錢氏所

建在錢塘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石屋之洞冷泉

之亭玉泉在府城西虎跑泉在府西南虎跑寺舊傳

僧性空嘗住大慈山無承夢神人日明日當有

水是夜兩虎跑地泉湧故名天龍峯即天目山之東

此峯在臨安縣唐時僧法欽至此結庵有獵師告曰

此天龍所據願無往忽有素衣老人拜於前曰我龍

也願讓為卓錫之所故名或曰龍山乃天目山之東

支那璞東坡皆云龍飛鳳舞者即此一日天竺山有

龍泓洞梅詢詩矯矯龍潛身在靈府靈鷲峯在

府西二十里晉時西域僧慧理登此山歎曰此是中

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其峯曰飛

來一日鷺嶺石屋洞在瑞石山南高峯下冷泉在武林山東坡冷泉詩聖隱寺前天竺後兩間春宗一鷺焉

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將徧焉徧周七月之

望於麴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麴院在府城西雷峯塔在西湖南皮園

是夜月色如畫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躑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會經凡餘林日栖木日宿

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逶迤觀望行至聚景園在西五里

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頽毀惟瑤津西軒巋然獨存巋然獨存

生至軒下凭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

存貌與愚同去聲生至軒下凭欄少憩俄見一美人先

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風鬟霧鬢綽約多姿唐柳

野綽約美艷莊主綽約若鹿子望之殆若神仙生

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

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爾詩王風

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遷大夫過故宗廟官室盡為禾黍閱之作黍離詩

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

徵歌出洞房陳后主荒沈於酒閱舞按梁州徵歌呼歌也李白詩

色與幸臣製玉樹後庭花等曲閱舞簡

州曲名梁州俗好音樂制新曲名曰梁州開元中獻上土間寧玉對曰此曲雖佳官離商亂恐有播

遷之禍及祿山亂乃知寧王塞音之妙也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拂舟昔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

可復禁癢癢也有技藝者不能自抑如癢不能自止也宋人詩技癢新會百種啼即於

軒上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辭月殿嫦娥或稱姮娥有窮

后羿妻羿得不死藥於西王母織女下天津天官書織女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孫也至果麻絲帛

嫁娶天津即天河柳宗元文躡石梁歎天津未領

心中意領會也渾疑夢裏身願吹鄒子律燕有五穀不

生鄉街製律吹之幽谷蕤陽春溫氣至蕤種禾杰

吟已趨出赴之美人亦不驚訝但徐言固知郎君

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棄人間已

久欲自陳叙誠恐驚動即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

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官人也

年二十二而歿殞於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賈

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演福寺在府城西小麥鎮賈貴妃理宗妃即似道婦

也似道之貶流也如拘於演福寺乃死致冷即君於此久待即命侍女

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裯席酒果來裯或作茵今夜月色

如此郎君又至不可虛度可便於此嘗月也翹翹應
命而去須更携紫氍毹織毛蓐今稱毹韓力設白玉碾
花樽碧琉璃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以
之道世火成醪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譁笑詠詞
旨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柳耆卿望海
潮詞柳耆卿宋人工於小詞嘗作望海潮詞其詞云
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
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嶂
清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范仲淹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
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與
日圖射好景歸去鳳池誇羅鶴林云此詞流播金王
亮聞歌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

之志謝處厚詩誰把抗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
那知丹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古愁余謂此詞雖
動長江之秋卒為金王送死之媒未可恨也至於荷
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
遊遂忘中原是則可恨耳羨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
自製木蘭花慢一闋命翹翹歌之曰木蘭花慢詞名
院詩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茂院初修後人以
為詞有木蘭花今又有木蘭花慢慢者慢聲長唱之
謂也調詞中有聲聲慢惜餘春慢皆此類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携翠
袖來拾花鈿月地即月之地雲階隱雲之階花鈿
樂天詩花鈿委地無人收此繁華總隨流水嘆一
數句說當時官中樂遊之意

場春夢香難圓

東坡詩繁華真一夢山谷詩茶夢小僧圓圓猶成也

廢港芙蓉

葉滴露斷隄楊柳搖烟

廢港花港也芙蓉蓮花也斷隄即蘇堤此數句嘆往時繁華隨流水而逝曾不如一場春夢而今之所存者只荷花楊柳依舊滴露搖烟而已其感傷深矣

○兩峯南北只依然葦路草芊芊

葦路御路也草芊芊草盛貌

悵別館離宮烟銷鳳蓋波沒龍船

離宮天子遊幸宿留之所別館亦同鳳蓋畫鳳之蓋龍船畫龍之船

平生銀屏金

隋煬帝造龍舟游汴河後世效為之

屋對漆燈無焰夜如年

白樂天詩珠箔銀屏暹迤開李白詩金屋貯阿嬌沈彬居有六樹當日五死可葬於此及蘇寤之乃古塚也其中有一古燈臺臺上有漆燈一盞墮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此數句山川如舊依然而宮闈鞠為

茂章當時山則隨鳳蓋乘龍船入則處銀屏金屋今已燼滅無復可見只閉膏泉裏漆燈無焰長夜如日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

張山樵燕詩說盡興亡誰聽汝不知身已屬西風詩王風日之夕矣牛羊下來此數句自荒墳處於牛羊隴上燕雀林邊管管孤魂無所依歸其感傷至此極矣

歌竟美人潛然

涕流

垂淚生以言懈解仍微詞挑之

以觀其意

挑相呼誘也司馬相如琴心挑之

即起謝曰殂謝之人久

為塵土若得奉事巾櫛

巾櫛梳洗之具乃妾侍之任

雖死不朽

三年知燈日死且不朽也

且即君適聞詩句固已許之矣願吹鄒

子之律而一鼓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而

出實本無意豈料便成語議也良父月隱西垣河傾

東嶺即命翹翹撤席美人曰弊居僻陋非即君之所

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携手而入假寢軒下假寢即假寐左宣二

年趙有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註不脫衣冠而寢也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

且揮涕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

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取瘞也生感嘆逾時迨暮

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

訪然而妾止上其夜未上其晝左莊二十二年陳敬完飲桓公酒樂公日以火繼之完辭曰臣故不敢奉見數日之後當得無

上其晝未上其夜

間爾自是無父而不全會世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携

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

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舊宅無人留其者

守爾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給之曰娶於杭郡之

良家前漢文紀裝六郡良家子弟眾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

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

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已雖中

門之外未嘗輕出眾咸賀生得內助少時在籍間也三歲

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

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已閱三秋今
 願得借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賃也舟同載直抵
 錢塘杭州屬縣就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
 謂生曰二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其期欲
 與君同赴聚景再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
 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浦露柳烟篁動搖隄岸死然
猶依然也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々迎拜於路首曰娘
 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首尾二年已極人間之懽獨
 不記念舊房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

而告生曰感君不棄侍奉房帷未遂深歡又當永別
 生曰何故對曰妾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甚非
 所宜特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從尔
 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
 今夕爾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求
 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
 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
 乎陳敏夫兄有妾越之妻貌能詩兄亡敏夫携越娘
 歸成都以詩相挑私焉後敏夫與越娘俱犯律
 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徹曉不寐及山寺鐘鳴水

村鷄唱急起與生為別解助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

帶日異日見此無忘奮情遂分袂而去然猶頻頻回

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設醴焚楮鏹於墓

下二楮錢貫也即十鏹錢之鏹也作文以吊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群稟奇姿於仙聖神仙亦稱之聖王

鍾秀氣於乾坤粲然如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

則天上之金屋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

李白賦松楸骨寒對狐兔之群奔落花流水斷兩殘雲中

原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

伏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伏少翁之奇術史記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王上所幸王夫人卒以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漢書王

夫人作李夫人李夫人早卒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漢武故事作竹官夜張燈燭設帷帳

冷官女歌舞李夫人還惺而步不得就自能返倩女之芳魂清河張

倩娘謫嘗許外甥王宙為妻既而悔之欲嫁賓僚之賢者女聞之鬱抑宙亦深恨赴京師至山郭半

夜忽聞有人行聲問之乃倩娘也遂匿於船至蜀凡五年遂與還歸既至宙獨先到益家謝其事益

日吾女病在閨中何其識說宙日見在舟中益使入驗之果然使者還報室中病女聞而喜起出相

迎合為玉匣懸鸞之扇後漢皇后紀壽器玉匣註玉匣者腰以下以玉為押

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今觀文勢此玉匣恐非壽器必是藏扇之匣也班婕妤詩紈扇如圓月出自

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金泥簇蝶之裙漢書使絕國者皆受金泥壘封
註以金為泥封函鬼魅不敢干也杜詩聲冷冷兮花羅封環珮香藟藟兮蘭蓀蓀香草芝蘭之類方欲同歡以偕老
奈何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洛妃伏羲女遂為洛神曹植洛神賦赴王母瑤池之樽即之而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無所覩扣之而不復聞悵後會之莫續傷前事之誰論鎖楊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恩情斷
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紛紜謹含哀而奉吊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

哉尚饗

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
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衆咸歎異
生後終身不娶入鴈蕩山採藥鴈蕩山在温州府鴈蕩山有二一在樂清縣一在平陽縣五代時僧願齊以爲天下名山結茅其間遂
不復還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方氏名谷孫台州人元末起兵據浙東之地即今浙江杭州等府
每歲元夕正月望夕於明州張燈五夜明州即今福建寧波

前卷新話 卷三

府張士誠仍舊竄號為明州府史記漢祠太一祠
以昏時列火滿壇今人正月望夕觀燈是其遺事傾

城士女漢李延年傳比左有佳人天子初皆得縱觀
未識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高帝繼觀秦皇帝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

明嶺下鎮明嶺在寧波府南宋時郡守初喪其耦配

莊子似鰈魚名魚白翠々不寐故老而無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佇立延佇十五夜

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音鴉鬟女兒頭上作兩挑也

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

袖婷婷嫋嫋嫋々和調貌迤連遷迤同迤回也或投

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韶顏少

如春光謂之韶光韶景之類是也稚齒神魂飄蕩不

能自抑乃尾之而去尾隨後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

步女忽回顧而微笑曰笑也初無乘中之期詩鄰風

有月下之遇李白詩若非羣玉山頭似非偶然也生

即趨前揖之曰弊居咫尺周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

無難意即呼丫鬟白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

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迫押自以為巫山

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也

洛浦之遇不是過也

宋玉賦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獨有雲氣王

問曰此何氣對曰朝雲昔先君王嘗遊高臺夢見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王因哀之去而歸日妾在巫山之陽朝為行云暮為行雨朝朝夕夕暮夕陽臺之下又舊傳襄王夢見婦人云我帝之女名瑤姬未嫁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襄王為立廟曰朝雲廟今在楚州府巫山縣陽臺山下曹植濟洛遇神女必妃作賦事具前篇

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

名故奉化州判女也

奉化州即今寧波府奉化縣州判官名

先人既歿

家事零替

猶廢也

既無弟兄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

金蓮偕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低

幃暱

同昵

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

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鬪體

頭骨也莊子搜鬪體而枕

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且詰之秘不

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

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

宿而不悟一旦真元

真精元氣也

耗盡灾青

亦灾也

來臨惜

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

黃壤後漢趙咨將終出吏使為

薄斂內以素棺藉以黃壤註黃土也

可不悲

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

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物色之

嚴光傳物色得之註以其形色訪問

則可知矣生如其教迺投月湖之西

月湖在寧波府治西南

往來於長堤之止長堤即十高橋之下高橋宋張俊廢

在治訪於居人詢也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

乃入湖心寺寺在湖中少憇行遍東廊復轉西廊盡

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棺也旅寓白紙題其上曰故

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屍在棺柩前懸一雙頭牡

丹燈燈下立一盟音明器婢子盟器禮喪服小記陳器

人也器薄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

體薄寒中人則粟起於肩東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

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也隣翁曰玄妙觀

在寧波府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真人修真入

符錄召散鬼神之書自後漢張道為當令第一汝宜

急往求焉明且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

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上具述其事法師以朱符

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

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不來矣一月

有餘往交繡橋在寧波府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法師

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

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猶言薄情如是遂與生

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
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
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
欲永絕薄倖如是薄倖猶薄情也杜牧詩贏得青樓薄倖名妾恨君深矣
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
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
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於柩
外請於寺僧而焚之死已久矣與女之屍俯仰卧於
內女貌如生焉寺僧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

死時年十七權厝於此厝置也權厝猶假殯也舉家赴比竟絕

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恠如是遂以屍柩及

生殯於西門之外殯積同集也左傳營積於柩禮之所後人以集木蓋棺謂之殯是

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携手同行一

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

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

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

籙止能治其未然神禍也今崇神禍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

有鐵冠道人者鐵冠道士法冠東坡詩居四明山頂

四明山在寧波府西周回八百里二百有八十考効猶猶問問

鬼神法術靈驗汝輩且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

驀猶越越溪澗直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

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

山林隱士且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

嚴衆曰其本不知蓋玄妙魏師所指教爾始釋然曰

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饒舌饒舌猶多言也傳

煩吾一行即與童爐笑語執問丘手曰豈干饒舌也

陽忽頭痛豈干禪師咒水噴之立差問丘異之公牧册

言師曰國清寺僧執爨者寒山是文殊緣器者拾得

是普賢幸遇之問丘訪之一人圍煩吾一行即與童

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長老所

夫毗耶城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墻量之密十笏故曰方丈踞席端坐書符焚

之忽見符吏數輩帶巾錦襖金甲雕戈戈平頭皆長

丈餘屹勇壯立壇下鞠躬曲躬也請命請命貌甚虔肅道人

曰此間有邪崇為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

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與生并金蓮

俱到鞭箠揮扑流血淋漓流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

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於此

喬生供曰

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論語子時血氣方強戒之在色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而決斷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其有潘婦紫者化為狐山海經青丘之北有狐四足九尾廣記鄭生乘驢入昇平門遇美婦人自言任氏相與交權因而率居數歲鄭生調補縣尉將之任至馬嵬為獵狗所殺乃狐也事既莫追悔將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抱朴子云死則一魄守其骨骸餘皆淪降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佛氏以五百歲為一大劫以宿緣為冤家是冤賊出入輪迴法苑珠林云歡喜冤者夫婦情緣未盡之冤西廂記云紅娘俺去佛殿要借去來呀正撞着五百年風流業冤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風聲品流能擅一世謂之風流話本猶話柄也言說話之本也逃不知返罪安可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骨後漢吳祐傳殺青簡註以火炙簡令其汗出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

前方便新話 卷二 三十一

青史此云殺青月者借用也
也言殺青月草為芻靈也

染素成胎墳壙埋藏是誰

作偏而用

偏從葬木偶人面
目機鼓太似人者

面目機鼓比人具

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之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

敢為妖

供軍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判斷獄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左傳○

宣二年

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

之温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

温嶠傳
牛渚幾深

不可測世言多怪物嶠燃犀角照水見水族奇形
異狀夜夢人曰幽明道別何意相及嶠明白患齒

而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恠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

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太厲入門而晉景歿太厲

也左成十年晉景公殺趙盾趙括夢大厲被髮批
厲曰殺余孫不義壞大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見石桑田巫巫曰不食新矣六
月旬人獻麥將食脹如廁隨而卒 妖豕啼野而

齊襄殂左莊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
日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

車傷足既反無知錢之彭生齊公子魯桓公之
在齊也公使彭生拉殺之因而殺彭生以解魯 降

禍為妖興災作孽會獸之妖 是以九天設斬邪之

使九天四方四維中央也淮南子云崑崙天陽天赤
天朱天咸天幽天玄天奕天鈎天是謂九天

十地列罰惡之司十地註 使魍魎魍魎無以容其

奸淮南子云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日長耳黃髮

也孔叢子云水石之植謂之魍魎今一脚也

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也夜又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

之夜月落參橫之景趙師雄游羅浮山醉遇梅魂

而無睹楊子云高明之蠅營狗苟詩小雅營營狗苟

而無睹家鬼瞰其室蠅營狗苟蠅營狗苟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媼生可知矣况

金蓮之恠誕假盟鬼以矯誣惑世評民違條犯法

狐綏々而有蕩詩齊風雄狐綏々鶉奔々而無食

罪名不宥也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

開道書云蛾眉陷人坑燒毀雙明之燈即

也丹燈押赴九幽之獄九幽猶

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律令雷傍走鬼或

即見三人悲啼躑躅進貌為將吏驅掙而去道人拂

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

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

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之則病瘖瘖不能言不能言矣

渭塘奇遇記

至順

元文宗年號

中有王生者本土族子居于金陵

金陵即今南京

南京應天府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秦始皇改爲秣陵貌瑩寒玉

色又神凝秋水姿狀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

人之秀也又村過千人也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

回舟過渭塘

在常鎮二府之境

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

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芙蓉十數株

顏色或深或淺紅葩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群

名舒鴈一名鵝鵝長脰善鳴我首似傲故曰鵝善鬪好凌蛇故多溪毒處養此避之游泳其間

生泊舟岸側登肆

市鬻之舍也

沽酒而飲斫巨蟹之蟹

大足鱸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

橙大於橘皮厚而細東海人謂之抽

子然抽皮苦而橙皮甘真佳實也

蓮塘之藕

蓮根松坡之栗以花磁

盞花磁白地青花文也磁本作瓷陶器也

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

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

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軀去而復來終莫能

捨生亦留神注意也

彼此日成久之

楚詞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余今日成誌觀而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登舟前漢韓

相視以成親好也信傳居

常快快註情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

不滿足也直抵舍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

蒲萄本出大宛漢張騫使西域得白架下鑿池方圓

黑黃二種黑者一名馬乳亦名黑水盈丈整以文石鑿井鑿也易井然若無咎註結砌也文

石之石有文之石前漢梅福傳願一登文養金鯽音其中鯽俗呼鮒魚東坡詩池左右植

垂絲檜二株綠蔭婆娑檜松葉栢身俗號為圓栢性

倚也牆結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岌然競秀

草則金線綉墩之屬金線綉墩二草名霜露不變色

窗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

垂小水鶴二隻唧線香焚之線香如絲案上立一古

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齊

鮮明也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舜作簫其形參壁上

貼金花牋四幅貼粘置也金花牋紙名揚妃外傳帝

賜李太白作與妃子賞牡丹命李龜年持金花牋題詩于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

清平調類師趙松雪趙孟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一名反舌形

反覆其舌以隨百鳥之音二月始鳴至五月無聲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周禮百舌有聲譏人在側疏以為聲蓋未知是也

杜詩百舌來何處重重抵報春過時如夢君側有讒人

東家胡蝶西家飛前

歲櫻桃今歲結

櫻桃一名含桃禮記仲夏之月以含桃先薦寢廟註以鶯鳥所食故

名鞦韆鞦韆

鞦韆淫聲經謂之粉汗凝香

沁綠紗

沁出人也

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

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

芭蕉一名色目著于連房中者蜜味者謂之甘蕉其莖解束如

絲可績為布交

萱草花含金鳳嘴

萱一作諶詩焉得諶草言樹之

北且註忘憂草也一名宜男草婦人懷妊佩其花宜男試之極有驗

一雙乳燕出雕

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因入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

音廉指取物也

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

石榴張騫使得安石榴來戲

將梅子打鶯兒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

鐵馬戎馬也防秋征馬之聲也又云鐵馬胡馬也古詩胡馬依

北風唐人詩嘶風胡馬識秋來

嗟夢破鴛鴦冷

鴛鴦蓋指衾也古詩文彩雙鴛鴦

鴛鴦為合歡被

玉爐燒麝有餘香

麝小麝臍有香養生論麝食栢而香麝為人所

迫遂即投巖舉瓜別出其香就熟且死猶拱四足保其臍蓋知其自珍

羅扇撲螢無

定影

王建宮詞輕羅小扇撲流螢

洞簫一曲是誰家

王褒賦窟洞通也

上下相通故謂之洞簫

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

金盆夜搗鳳仙花

草花名女子採花塗指甲則如着胭脂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

山茶花有數種寶珠茶石榴茶海榴茶又有躑躅茶茉莉茶宮

樣茶比紅粉色葉各不同

風動簾旌雪花舞

簾旌簾額絲

金盤冒冷

塑後猊

後猊獅子也香譜塑為後猊之形塗以黃細裏金後弄水沉

綉幙圍春護鸚鵡情

假也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凝寒上臉遲

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亞瑞

杏枝

亞敬也瑞杏花樹高二四尺花紫香烈宋朝始出於廬山雪裏開花張子湖瑞香花詞脯

後春前別一般梅花枯淡水仙寒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譁會宿於寢

鷄鳴始覺乃困臥蓬牕底

爾逢編竹覆舟也是後歸家無父

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玉簫索女吹之女為吹落梅

風數闋

落梅風吹笛曲名李白詩黃鸝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音調瀏亮

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花誤落

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釵指環贈生

句與鉤同

指環刻文也

生解水晶雙魚扇墜

酬之水晶玻璃之類入火不焚十歲冰化為之扇墜

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

扇墜視之無有矣

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賦元稹唐詩人字微之與白居易同郡張玄妹適顧氏

有美閨房秀謝道韞之妹同郡張玄妹適顧氏

種惠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艷胚胚婦孕

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血也郭璞賦云類胚渾

合寶千金屋李白詩金屋貯阿嬌寶登七寶臺佛經云以七寶

妖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壁

真真醉絲杭州名妓善歌舞每乘油壁車唐人詩油壁香車不再逢油壁蓋車上板壁也

真真醉絲姓蘇

灰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美婦顏曰欲

不歇必應以百家絲灰和酒灌之則活顏如其言

神劍可斬是父真真泣曰妾南嶽地仙君見

生洛浦註見遠道接天台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

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苜蓿難見面梁武帝母張氏

莫惹易令船苜蓿花生葉間南

不待金屏之會胎花言年尚少而娠身也杜牧詩

不待金屏鴉娉嫋娉十三餘草蔻梢頭三月初

射

隋竇毅女生數歲能讀列女傳毅曰此女有奇相不可棄與入畫一孔雀於屏間請求婚者射

高祖射中兩目毅乃妻之

何勞王子裁義榮饋行

者有二人食訖出石子一外與之日種此必得好

玉又得好婦北平富室徐氏有女雍伯求娶徐氏

戲日以百壁一雙為幣雍伯至種石

偷香渾似賈

中得五雙為贄徐氏大驚遂妻之

晉賈充女見韓壽而悅之使婢通於壽乃與私焉

時西域貢異香充聞壽有異香氣疑壽與女私乃

考問其婢待其狀以女妻壽

待月又如崔

元稹鶯鶯傳姓崔氏有張生者以琴心挑

之相與私焉鶯鶯賦詩曰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筆許秦宮

奪筆篋同婦人首飾秦宮人名後漢梁異嬖奴私

醉眠難解

琴從卓氏猜註見金簫聲傳縹緲燭影

滿堂月

照徘徊窓薄涵魚鮎

鮎魚骨通明如玳瑁故婦人以巨魚鮎為首飾或用傳窓

爐深噴麝煤眉橫青岫遠

卓文君眉色不如黛如望遠山故後人效為遠

山眉鬢顰綠雲堆

顰曲貌詩鬢髮如雲杜牧賦綠雲擾擾梳曉髮也

釵玉輕輕製衫羅窄窄裁文鴛遊浩蕩瑞鳳舞

總總

恨積鮫綃帕

鮫綃註見上鶯鶯傳張貌生詩猩紅濃染鮫綃帕

玳瑁

玳瑁松脂入地二十年化為琥珀或云虎死眼精淪入地化為琥珀故或稱虎魄

眠憐月姊

月姊姐娥也多息笑河魁河魁星名李戴仁

能通夢

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々然周也

遊蜂浪作

化蝶之小奴報曰縣君至矣戴仁取百已心磨視之

媒劉後村蜂媒詩蜜口喧春好信通為花評品 周嫁東風香鬢粘得飛英去疑是纏頭利市紅

欄行共倚綉褥坐相偎也 啖蔗逢佳境也 啖嗽同食

似竹筴取其汁煎之可成飴今人謂之砂糖一名石蜜晉顧愷之嘗食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佳境留環獲異財蕭捺嘗於巫峽遇神女臨別女執手今當未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捨至建

環世人相傳云晉簡文帝李后所獻也王生上以喻紫金指環 綠陰鶯並宿紫氣

劍雙埋雙劍註見 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摧殘粧

猶在臂別淚已疑腮漏點何須促鍾音且莫催峽

中行兩過註見杜 陌上看花回註見天 才子能知

丹燈記

台錄

爾愚夫可語哉多生曾種福佛語有福田普種之說 親得到

蓬萊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

甚喜延之入內生不鮮意逡巡退避 辟避坐定翁以

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

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

癡餌藥服藥也 無效昨夕忽語曰明白郎君至矣且往

候之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

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又問其門閥氏族

明其等日閥積其功日閥 甚喜即握生手入內室至

女所居軒下門窓戶闔則皆夢中所歷也草木臺沼

器用什物 史記註人家常用之 又皆夢中所見也女

聞生至盛粧而出衣服之麗簪珥 耳璫 之富又皆夢

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夢中

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女歷叙吹簫

之曲死 音卮 汚也 鞋之事無不 口旁 合者又出水晶雙

魚扇墜示生生亦舉紫金碧甸指環以問之彼此大

驚以為神契遂與生為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

謂奇遇矣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3344